

Joie Davidow (美) 乔依·黛维德 著 河西 译

MARKED FOR LIFE

成功而又富有魅力的乔依·黛维德向世界展示了一张充满自信的脸。

但其实她通过小心翼翼的化妆隐藏了一个已经保守了几十年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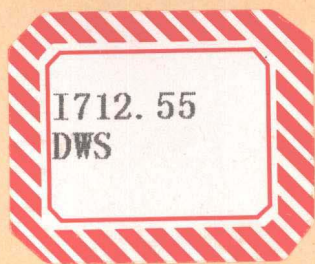
天使的掌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



Joie Davidow (美) 乔依·黛维德 著 河西 译

MARKED FOR LIFE 天使的掌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4484 号

Marked for Life

Copyright © 2003 by Joie Davidow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mony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的掌印/(美)黛维德著,河西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书名原文:Marked for Life

ISBN 7-02-005295-9

I. 天... II. ①黛... ②河... III. 传记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1971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刘 乔

封面设计:陈 楠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87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3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18.00 元

作者声明

这个故事只是我的记忆以及当时我的感受的累积。虽然这是个真的故事,所有在这里出现的人都是真的,但我已经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以保护他们的隐私。



译者序：半张脸的神话

富有魅力、事业又很成功的乔依·黛维德向世界展示了一张充满自信的脸，但她小心翼翼的化妆隐藏了一个她已经保留了几十年的秘密。她出生的时候就长有一个葡萄酒胎记，一个紫色的标记覆盖了她的大部分左脸，她的眼睛也难逃一劫。在孩提时代，她经受着痛苦的折磨；在青少年时代，她离群寡居，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丑八怪，直到大学第二年，她才发现了一种可以使她躲在面具背后的化妆品。她试着在面具上作画，使得这张面具就像是正常人的面孔一样——如果不是更漂亮的话。突然，她不再是那个“长着大紫色胎记的女孩”了。在面具背后，她是安全的，不会受到那些讶异的眼神和陌生人的风言风语的打扰。她的诡计给她带来了自由，但也是她的囚笼，危机感从来没有离开过她。她的大半生都在恐惧中度过，她害怕热天，害怕潮湿的气候，害怕狂风，害怕错误的眼泪，甚至一次炽热的拥抱都会破坏她那张费尽心机创造的脸，暴露那令她蒙羞的秘密。

她的一生可以说是不幸的。保守的父母给了她太多的压力。他们干预她的爱情，控制她和男性交往的自由，甚至用各种不堪入耳的脏话来打击她的自尊心。但是她没有屈服，她在反抗，用她微薄的力量反抗着父权社会的暴政。在善解人意的姑姑伊弗的帮助下，她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她秘密地和一个男友交往，也有了一个两人世界的小窝，但因为长期的心理压抑，她在处理两性关系上总是显得不怎么得心应手。第一个男友想要的只是她的身体，



而汉克，那个老实巴交而又深爱着她的男生又让她不堪感情的重负，令他最后不得不退出这场动人的爱情故事的演出。

面具是个巨大的隐喻。“漂亮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正在整个社会中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我把黛维德的自传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寓言故事。作为一种天生疾病的受害者，黛维德在社会中失去了她应有的位置。她迷惘、焦虑、自怨自艾，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一种高超的化妆术让自己躲在面具背后，一张假面在她的生活中“招摇过市”，掩盖了她自己的身份。尽管化妆很麻烦，而且也会带来使她难以找到自我的困窘，但她还是依靠这张面具获得了久违的自信心，就像伍迪·艾伦《西力传》中的男主角一样，她也极度渴望融入到大众中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尽管在夜晚到来之时，她是孤独的，她擦去她的脸，在镜中，她会看到一个丑陋的女人。但当她躲藏在面具背后时，她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实业家，瞒过了所有的人。她成了一名报纸编辑，然后是杂志出版人。她出现在巴黎、伦敦、米兰和纽约各种时装秀的前沿。在各方面，她都是个富有魅力的权威，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正是她制造了“半张脸的神话”，一个在自卑的阴影笼罩下度过青少年时光的女子，在时尚界崭露头角，获得了不小的赞誉。然而，就在她功成名就之时，她却选择放弃杂志，一方面是外部的压力几乎要将她压垮，另一方面，她显然已经厌倦了躲在面具背后的这种充斥着谎言和伪装的生活。是的，她厌倦了，她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社会，面对她的男友，用她的真诚和勇气来征服世界。

《天使的掌印》一书记录了乔依的面孔史，记录了随着年龄的推移，她脸上的胎记如何随之发生奇妙的变化，以及她的家庭——



试图通过对它视而不见来处理这个紫色的标记。这是乔依寻找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个男人要爱她、信任他，即使她有这样一张有标记的面孔，而她也会对这个爱她和接受她的男子付出自己的真情。同时，这也是一部她如何拒绝被丑陋的胎记束缚，如何最终意识到——尽管她有一个“人生的标记”——她也只是人群中的一张脸而已，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的个人成长史。

河 西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一日



目 录



译者序：半张脸的神话 1

第一部 天使的血手

脸上淌着葡萄汁的小姐 4

小镇上的家庭主妇 12

沙因·庞宁 20

你的脸怎么了？ 37

有两种颜色的手 41

女人哭泣的声音 44

我无法和这张污秽的面孔和平共处 50

皮特的一个女孩 52

仅仅在陌生人的眼中 55

胎记是你的出生证明 61

声音拥有了我 67

美丽的王后以斯帖 72

根本不要理她们 77

世界真美好 84

我将成为的那个女孩 87

现在，一个女人 97



软禁	110
夫人打开了这扇门	114
一样东西,只是一样东西	127

第二部 面具背后

男朋友	135
去白杨音乐学院的机票	152
我可以骗过每一个人	162
你是我的!全是我的!	170
加芙特是种什么鱼?	176
畸形	182
也许下回就轮到我的脸了	187
唐吉伍德	190
口头订婚	194
希尔城堡	197
便宜货	205
这不可能是我的男友	213
盲目的爱	217

第三部 挣脱面具

镜中的另一面	226
寻找血液的导弹	234
她看上去就和我以前一样	244
人群中的一张脸	257

第一部

天使的血手

天使的血手将他们紧紧攫住，他们陷入了最高也是最纯粹的尘世模具之中，甚至残忍地，他们将他们贬为最下等的人种，他们的容貌只能回报尘土。

——纳撒尼尔·霍桑《胎记》

倘若我出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我也许会被人抛弃在雪地中，默默死去。孩子的双亲不会愿意抚养这样一名女婴，而她也难以找到一位意中人来娶她，因为她的脸是如此丑陋。

倘若我出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也许我早就成了一个老处女，一个不能结婚的修女，或者为妓院所收容。人们不会正眼看我一眼，这对我来说总是一个负担，我也绝不会建立自己的家庭。

倘若我出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我也许还没活到四十岁就去见上帝了。如果我已步入中年，我脸上的紫红色的胎记就会随之增大、增厚、凸起，某些地方变黑，就像一片腐烂的臭肉。肿胀的毛细血管恐怕会从我的皮肤表面上突出，稍有不慎，刮伤或者碰伤就会使血液像喷泉一样涌出，止也止不住。要是这样，我会把自己锁在一个阁楼内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隐居在某个偏僻的女修道院里，了此残生。

但我出生在这样一个时空之中，这里的科学和商业手段都相当发达，那些富裕的女性想要用整容或者化妆来弥补自己天生的缺憾，都已不是痴人说梦。

如果在我出生的时候真有一个守护天使摸过我的脸，那么她现在还在守护着我。

“无论孩子出生在何方，”我的母亲曾经轻声地说，“都会有一名守护天使降临人世，担负起她新的任务。要是碰巧这个孩子长得美丽动人，那么天使就会情不自禁地吻她。在她的嘴唇触碰过的皮肤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粉红色的胎记。但如果婴儿的美超过了天使之美，那么她的嫉妒心就上来了，忍不住要用她血红的手触摸你的面颊，在你的脸上留下一个红色的印记。”

母亲伸出她的手，摸着我的脸，大拇指遮住了我的眼睛，其他

几根手指碰到了我的嘴唇，以此来示范天使是如何摸我的。我的胎记确实很像一只手，在一个五岁女孩的脸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成年人的掌印。我觉得很像，所以我相信母亲所说的一切。所以当其他孩子用各种难听的话辱骂我时，当每一个新和我结识的孩子问我“你的脸怎么了”时，我想到的是守护天使。但我很快发现，尽管守护天使看到的是一个比她还漂亮的娃娃，但在其他人眼中，她不过是个丑八怪罢了。因此我请求妈妈不要送我去学校。我呆在床上，用被子蒙住我的头，然后大哭大闹。但是母亲把我拉起来，把尖声哭闹的我拉进浴室，把我洗得干干净净，给我穿好衣服，把我送上人生之路，让我开始正视我的身体和生活。



脸上淌着葡萄汁的小姐

我出生于二战末期，也就是所谓的“生育高峰”时期开始的时候。我的父亲战时任华盛顿特区军法局长办公室的副官。战后，他衣锦还乡，回到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上当律师，那是他出生并且长大的地方。

米尔维尔是宾夕法尼亚州和大西洋城之间的一个工业市镇——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或者郊区，只是许多小镇中的一员而已。它甚至没什么特色，尽管它曾经挺吸引人。

莫里斯河在流向特拉华州的过程中穿过了南泽西的盐碱湿地，但当它流经米尔维尔时，它的速度慢了下来，不会比小溪快多少。米尔工厂给了这个小镇一个筑坝的、以此命名的河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工厂开挖的河道后来成了联湖。它们有两英里宽，一度被吹捧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湖。这里成了观光胜地，在湖滨上还建起了一座游乐园。但到我出生时，游乐园早已废弃了，乏人问津。旋转木马和露天音乐台已经荒废，低矮的灌木丛长满了游乐园的每一个角落。当地人在这建起了避暑的小屋，在他们从米尔工厂租借来的土地上造起了船坞。湖底淤积了太多腐烂的树叶，使湖水逐渐呈现出一种混浊的铁锈色，弄脏了我们的皮肤和我们游泳时的衣服。

米尔维尔是一座白人天主教徒的小镇，他们保守得有点好笑，以至于当地的报纸被命名为“米尔维尔共和党人日报”。小镇上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差不多都是商人，沿着大街做点小买卖。莫里斯



和比衣·弗里德曼开了家鞋店,迈克希·齐泽特有一家熟食店,卢和费·米勒拥有一家药店,贝利和艾达·艾布拉姆斯也开了一家。艾克曼家卖家具,克雷曼斯家卖玩具,列文逊家卖杂货。镇上还有两三个犹太人医生和律师,我爸爸就是其中一个,但没有犹太人在工厂里上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米尔维尔的商业区仅限于一条主街,只有很小的一个街区有商铺、银行、邮局和莱奥电影院,星期六,我们排队来观看二十五美分的儿童音乐会。星期三中午,所有的商店都要打烊,因为商店老板要到宾夕法尼亚或纽约市去进货。

在商业大街和橡木街的交界处有一幢房子,它的两楼是我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它一度是黛维德家开的百货公司,是我爷爷零售业的最高成就。我们就住在离这不远的一个街区。妹妹和我经常在这两幢房子之间跑来跑去,嬉戏玩耍,到我们长大了一些之后,到了我们能够不靠父母就能自己穿马路时,我们才停止这种游戏的方式。

米尔维尔繁荣的那些年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镇上最富有的人家都在第二大街上造房子——也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半个世纪之后,这里成了一排中产阶级的住宅区,保留了很多老建筑。包铅的玻璃窗正对着前街上镟床加工过的柱子和栏杆。厨房开在后院,邻里之间以低低的栅栏相分隔,整整齐齐的,绝不会有什

么纠纷。

我家是一幢两户式房子的一半,这两家就像一个连体婴儿。两户人家共用房间内墙,一根不高的栏杆将门廊分成两半。门廊的一半归我们家,布兰契夫家则拥有门廊的另一半。像链条一样编织起来的篱笆在夏天爬满了忍冬的藤蔓,将我们的小院子和两个更大的花园分离开来。一边,布兰契夫老先生在养鱼;另一边,



他的父亲弗里德曼养小鸡和种向日葵。

*

从后院的大门出来，有一条小路穿过一块空地。跳过泥浆地，我跑过狭窄的小巷，菜市场后面有一个大垃圾箱，每次我从它跟前经过都要紧紧捂住鼻子，这味道实在是让人受不了——在大街上，每个人都认得我，知道我是我父亲的女儿，一个黛维德家族的女孩儿，一个长着一块紫红色胎记的怪人。

我把我的零花钱花在米勒药店里“三个火枪手”酒吧里了。我捏了一把硬币扔给费伊·米勒，他住在第二大街上，离我们就两个门廊的距离。爸爸叫他“费哥勒”，意思是“小鸟”。他从未问到过我的脸，我也不想谈它，那是我的心病。

米勒的药房边上是弗里德曼的鞋店，因此我可以经常把脚伸进机器里去测量一下我的脚有多大。莫里斯和比衣·弗里德曼住在一套公寓里，他们的父亲住在楼下，和我们家只有一墙之隔。我的父亲给莫里斯·弗里德曼起了个绰号叫“中国人”，因为他的脸很圆，眼睛是蒙古人种的眼睛，头发又黑又亮，像黑漆皮鞋，怎么看都像是中国人。他的妻子比衣染了一头长波浪的红发。她穿紧身衣、高跟鞋，甚至在鞋店上班或者去洗衣店时也是如此。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父亲看到比衣·弗里德曼走上我们两家共用的木板楼梯，父亲就会说：“特斯酷特丝奇可勒来了。”我不太清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在她听得到的时候，他可从来没说过这句话。

在大街上，我不会害怕受到人们的另眼看待——除非我撞上一个陌生人，他也许会盯着我的脸左看右看，问这问那，让我难堪。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会在妈妈想要把我介绍给这位陌生人时，躲到妈妈的裙子后去。“别害羞，乔依，你能向路茜的奶奶问声好吗？”我从妈妈的裙子后探出头来张望，把天使触摸过的那半边脸



隐藏起来，只露出另外半边给她看。我把长了胎记的半张脸靠在妈妈的膝盖上，以图蒙混过关，但无论如何，路茜的奶奶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能看到一点。

*

在第二大街的十字路口，两座气势恢弘的十九世纪教堂高高矗立，它们的尖顶刺进天空，像胜利者的手臂举过头顶，在炫耀他们的功绩。心肠好的第一卫理公会教徒占了一座教堂，另一座则是第一长老会的教堂，都由灰色石块砌成，令人印象深刻。虽然我们是犹太人，但妈妈还是把我送进了长老会的幼儿园，就在那令人难忘的白色新教文化的堡垒之下，这座堡垒刚好跨越我们家所在的街道，这样便于吹喇叭的修道士之间联系。

威斯敏斯特日学校校长肖女士是一个奇瘦无比、满脸皱纹、皮肤白得有点让人诧异的寡妇。一打十四岁大的孩子组成了一支仪仗队，每天早上都要到长老会教堂宽敞的门廊前表演宗教仪式。在寒冷的月份里，我们在有屋顶的走廊里瑟瑟发抖，紧紧抓住我们母亲的手，直到肖女士敲响开始仪式的铃声。但在四五月的早晨，春天降临，阳光普照，我们则会奔进小花园，又跑又跳，在枝头缀满鲜花的山茱萸下大声欢笑，粉红色的花瓣飘落在草地上，把这春天点缀得分外妖娆。

肖女士是个非常严格的教师。每周五天，每天三小时，她都要为改变小孩使用厕所的习惯而奔忙，她要求这些未启蒙的孩子能够像大人一样懂得礼仪，可以维持长老会公用女厕所的尊严。她知道这个任务不合时宜，吃力不讨好，但她没有时间溺爱她的学生，也不能表现出太多的关切之情，因为她知道，这可能让我们养成不受拘束的生活习惯。像一窝小狗，我们学着去理解和遵从一些重要的礼仪和生活习惯，比如“单行道上靠右走”、“坐着时双手



要搁在你的大腿前部”。我们认识到,挖鼻孔和吮吸手指是不利于健康的事。我们知道,当我们必须要去盥洗室时,我们要举起一根或两根手指,举一根还是两根取决于我们到那里去做什么。

我们知道了这些最基本的常识,不是因为肖女士吻过我们,或者给我们奖赏,或者我们如此爱她,所以要取悦她。当然,她也没有打骂过我们,甚至从来不曾高声斥责过我们。她很注重她的威仪,所以她不会屈尊去做那些出格的事。她教育我们,用的是狮子驯兽员的温和手段。我们也从未让她失望。没有人乱甩鼻涕;没有人大哭大闹,耍小孩子脾气;没有人弄脏自己的内衣,甚至手帕用过多次之后还像新的一样笔挺;也没有人会让任何一缕头发从脖颈的丝网上滑落下来。尽管她的身体不太结实,但她又是专横的,像石头一样顽固,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怕她似乎找不出一条很具体的理由,但我们还是怕她,怕得要命。

在肖女士的学校中,我第一次知道有耶稣这么个人。她说他总在注视着我们,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秒钟,甚至在我们睡着了以后,他都没有放弃这种注视。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想的每一个问题。但即使是在我们都学会了唱那首《耶稣爱众人》的歌曲之后,我还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他的爱。

他是个令人敬畏的男人。我知道他的长相,肖女士给我们看过很多他的画像,许多就挂在教堂的墙壁上。看上去,耶稣不像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知道了耶稣之后,我开始害怕脱光了衣服去洗澡,因为我觉得耶稣在偷窥我们。当我站在盥洗室里时,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我知道他站在那儿,他的手举起,带着无声的责备。

就在我到肖女士学校里上课的第一周里,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个特别的女孩这一事实。“这个犹太小女孩,”我听到她压低嗓音对另一名女生的母亲说,“她的脸是多么令人遗憾。他们说医生对